

百岁老战士施平的传奇人生(3) ◆ 包汉中 汪祥云

虚以实之 施巧计夺取大同镇

解放战争时期,施平奉命担任南通县委书记兼县警卫团政委,领导南通人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反击敌人的斗争。是年,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指挥下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,实行大踏步地向北撤退的战略方针,南通从此面临着独立坚持对敌斗争的严峻局面。国民党部队近千人向南通扑来,叫嚣要把靠近南京的南通地区革命力量全部肃清,建立所谓的“清剿模范县”。这时,南通地区虽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,但县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始终坚持在南通县境内,使敌人的清剿阴谋无法得逞。

1947年间,国民党部队在南通县大同镇一带投入重兵,既有大量的“土顽”还乡团,又有大量的“洋顽”即正规军,人多势众,加之武器装备精良,对南通地区革命力量造成巨大的威胁。

然而,施平和同志们巧妙地与敌人周旋,伺机消灭敌人。一天下午大约4点钟左右,有个农民紧急跑来报告,大同镇和兵房据点的“洋顽”已经撤走,只剩下“土顽”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重要情报。施平认为,“洋顽”驻扎大同、兵房据点,控制海滨地带,以此为依托,切断我南北交通线,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为何“洋顽”突然撤走了呢?显然是形势有所变化(后来知道,是国民党山东战局吃紧,才把南通“洋顽”抽往补充)。现“洋顽”撤走,“土顽”必然陷于恐慌之中,若趁机攻击,就有可能赶走“土顽”夺取据点。兵房与大同比较,兵房“土顽”甚少,可先取兵

房,后拿下大同。若取得胜利,对改变南通形势将起重大作用,并可增强部队和群众的士气。施平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机会,就和参谋长商量,他完全同意。关于如何进攻,他们考虑到兵力不足(一个连只有一百多人),无重武器,强攻不行,只有智取,即利用“土顽”的恐慌心理,采取“虚以实之”的策略。更兼最近一段时期,县警卫团始终未露面,敌人会以为我北撤而去。若警卫团突然在白天直扑据点,“土顽”可能以为解放大军从天而降,纷纷闻声逃窜。再加此时垦区玉米秆还稀疏地留在田里,可作半青纱帐之用。我军民分路包抄,在大声喊杀中扑向敌人据点,据点里看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,更可给敌人造成错觉。于是,施平和参谋长各带一半兵力,加上在海边“打埋伏”跟着部队回来的一些干部、群众,还动员了附近一些群众,声势已相当大了。当部队正准备出动时,有群众跑来报告:兵房的“土顽”已撤往大同镇去了。施平认为,这个情况更有利,兵房“土顽”仓皇撤逃大同,必然增加大同“土顽”的恐慌,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施平和参谋长立即带队出发,一路从东北,一路从西北,两路包抄而上。在离大同据点约一里路的时候,就响起一片喊杀声:“缴枪不杀!”“抓活的!”施平和参谋长都跑在最前头,碉堡里的敌人向他们放了几枪,就没有声音了。施平率警卫团首先冲进北部前哨防线,“土顽”已经逃走,只看到有些箱子、包裹之类落在地上,可见敌人逃跑时之仓皇狼狈。施平率警卫团冲到河边码头,还能看到敌人南逃的船影。战士们搜查了所有房屋,搜到一些日用物品、衣服、箱

笼等,还查获三十余斤赤砂糖。在根据地里,好久没有见过糖了,除了给战士、干部一人喝一碗糖开水外,其余缴获的战利品,全部分给随之进镇的乡村干部,由他们分发给老百姓。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困境中的南通军民。

“洋顽”、“土顽”住在大同镇时,常在拂晓前下乡逐家逐户地搜查我干部、民兵、土改积极分子等,他们叫做实行“梳篦政策”。不少干部、民兵、积极分子被捕、被杀,或强迫“自首”。施平和同志们决定“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”。第二天拂晓前,去“梳篦”还乡团成员、伪乡保甲长、乡自卫队队长以及其他走狗爪牙。镇东南的恒星乡,还乡团势力最大,武装齐全,最为疯狂。这个乡的地主武装还乡团,有一次夜袭驻恒星乡的区游击小队,抓去七人,被残酷地活埋在水坝下。这个乡的“土顽”自卫队,还经常杀害我过路干部。施平带领战士们镇压了那个罪大恶极的乡自卫队队长。还乡团地主、顽乡长已逃往三余镇,对保甲长及一般人员进行教育,不予逮捕。这个行动极大地震撼了敌人,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。

坚持真理 保护蔡教授的科研成果

新中国建立之初,施平先担任苏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兼青委书记,后在上海担任华东局青年团委副书记、代书记等职。1953年,中央成立全国扫盲委员会,命施平到北京担任全国扫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。然而当施平由上海到达北京时,有关部门改变决定说:毛泽东同志指示团中央要送20



施平(右)与孙晓村校长等在北京合影

名干部加强大学工作,施平去北京农业大学(现为中国农业大学)主持党政工作。

北京农业大学历史悠久,是中央直接领导的重点大学,其任务除了要培养高水平的农业科学、技术人才外,还要带动全国各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学科研工作。

施平到校后,教师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,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,主要是党群关系紧张,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。农业科学的基础是生物学,生物学的基础是生物遗传学。遗传是否有“基因”,是个学术问题。但是,苏联对于创立“基因”学说的孟德尔—摩尔根学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,称之为“伪科学”,武断地宣布该学派是唯心的、反动的,而只有否定“基因”存在的苏联米丘林—李森科学派,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,是唯物主义的。新中国建立之初,苏联的这种说法也搬到中国。施平感到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

当时有这样一件事对施平触动很大,小麦育种与栽培学专家蔡旭教授已经培育出的小麦新品种可以

防止华北地区流行的小麦锈病,又可以增产,但学校和上级个别领导人却拘于苏联的说法,说蔡旭培育出的小麦品种是“唯心主义的”,不准推广,不准农民参观,也不准陈列展览。蔡旭出于无奈,只得说拥护米丘林—李森科学派。然而,这反而给他加了一顶更加危险的帽子——披着米丘林的外衣反对米丘林。蔡旭教授被批得痛哭流涕,广大教师对蔡旭的处境虽表示同情,但也难以给他解围。当时,北京农大教务长、全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教授向施平诉说当下困境时,泪流满面,请施平尽快解决,否则学校很难办下去。施平认为:唯心唯物要由实践来检验,蔡旭的小麦品种既能抗锈又能增产,不但在试验田中得到证明,而且农民已经种了并收到较好的效果,那就是科学,不是“伪科学”。后来,施平将北京农大关于小麦新品种的争论情况向农业部领导汇报,并征得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意,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,对直接与此事有关的党员进行了说服教育。不久,学校就任命蔡旭为农学系主任。

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

汤雄

18.请牙科专家看一看

与此同时,宋庆龄还于11月3日中午,在寓所设便宴招待了爱泼斯坦、邱茉莉夫妇,与老朋友一起共进午餐。

翌日上午八点整,当顾承敏像以往那样准时来到后海为宋庆龄进行常规检查时,发现宋庆龄已在等她了,面前的漱口杯里,盛放着一副上颚的假牙。顾承敏料想有问题,还没开口,宋庆龄就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对她说道:“顾医生给我看看,这牙龈上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?”

顾承敏连忙打开医疗箱,从中取出手电,为宋庆龄进行检查。就着手电光一看,顾承敏立即发现在宋庆龄右边下颚盘牙的牙龈上,长了一粒黑乎乎的东西,把牙龈顶得鼓鼓的。用止血钳轻轻地碰碰,还很硬呢。

“痛不痛?”顾承敏问道。“痛倒不痛,只是有点胀。会不会是长了什么肿瘤了吧?”宋庆龄不由担心地问道。“不会的。”“你看是不是请个牙科专家来看一看?”“好的。我马上就去。下午您休息起来后,请他诊断一下。”面对宋庆龄的提问,顾承敏无以回答,因为她所稔熟的只是内科,对牙科可是十足的门外汉。现在她能做的就是去北京医院请专家。

于是,顾承敏一边按规定向保健局革命委员会作了简短的汇报,一边直奔北京医院。到单位后,她先直奔院长室,打算请韩副院长去后海出诊。韩副院长名叫韩宗琦,是我国著名的口腔专家,那时刚调到北京医院任副院长。不巧的是,韩副院长刚好在前几天随周总理去西安了。于是,顾承敏与院长商量后,就转身去了口腔科门诊科,找到了正在为患者诊治的栾文民医生——一个风华正茂、神采奕奕的青年小伙子。

顾承敏把栾文民单独叫到了一边,开口就说:“栾医生,我想请你跟我去趟后海,出诊呢。”栾文民知道顾承敏是宋庆龄的保健医生,也知道后海是宋庆龄的寓所在地,但不清楚顾承敏今天请他去后海是为哪位出诊。



刚想问,顾承敏就压低嗓音对他说道:“今天上午首长刷牙时,摘下假牙,发现牙龈上长了一粒东西,很硬,颜色发黑。她担心是不是长了肿瘤,请专家去看一下。”栾文民听了,不由一愣。

栾文民196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,当时他才34岁,临床加门诊也只有十年时间,他自忖说什么也够不上专家呀。所以他当即脱口而出问道:“为什么不请韩院长去?”“韩院长随周总理去西安去了,你的专长是口腔颌面外科,你去比较合适。我已请示院领导同意了。”顾承敏一边实话实说,一边又问道,“你估计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”

栾文民想了想,答道:“如果这粒黑色的东西很硬,并不太疼痛,而且又是长在假牙下面的话,那很可能是过去拔牙时遗留下的残根或残片,由于组织的排异作用,慢慢推到牙龈表面引起的。”“你看该怎么处理呢?”“拔了就行了。”“难度大吗?”“只要是我刚才的分析那样,那应该是不难的。”“好,那你就准备一下,下午两点整,我们一起去后海。”“好的。”

顾承敏在医院里,是一向以稳重友善而著称的,在同事中间有着较高的威信。所以栾文民听了也就不再犹豫了。

说实话,栾文民自正式从医以来,还从没有为像宋庆龄这样的高级中央首长治过病,所以他又忍不住问道:“顾医生,那我见了首长后该怎么称呼呀?”“称首长就行,也不要加任何头衔。”“唔。”

顾承敏走后,栾文民马上找到了下午准备与自己一起同行的牙科护士顾美珍,然后两人一起准备了麻药和各种器械。根据经验,栾文民知道这种残根或残片的形状一般都不规则,一般的拔牙钳夹不住。于是,除了常规的器械外,他又特别准备了几把不同型号的止血钳,用方巾包好消毒备用。中午回家时,他又特意换了一件白衬衣,外面穿上当时流行的深灰色的制服,下身穿上一条新的卡其布裤子,换上了一双松紧口的布鞋——这是当时栾文民所能找出的最好的衣服了。

下午两点整,刘凤山驾着红旗牌轿车,准时来到了医院大门口,载上顾承敏、栾文民与顾美珍,直接前住了后海宋庆龄寓所。

4.快步走进院门

顺安挤住轿子跟前去了,只剩挺举孤零零地站在土堆上。几只红包冲帘而出,其中一只破空飞来,刚好落在挺举肩上,扑然掉地。

挺举一动不动,显然对这红包,甚至对这场面,压根儿没有看上,只在嘴角浮出一笑,扭头拂袖而去。不料刚走两步,嗖的一声,又一只红包直飞脑后,不偏不倚,将他的秀才帽子打落在地。挺举吃一大惊,扭头看去,见面前不远处站着一人,头戴毡帽,一身紧装,歪着头吃吃地冲他哂笑。挺举知是故意,抬脚正要将那红包踢回,适才看清对方是个女子,忙又收脚,正待冲她责诘几句,那女子却挑衅般向他吐吐舌头,闪身追向人流,眨眼间没影儿了。挺举又气又无奈,摇头苦笑一下,返身回家。

鲁俊逸如此高调张扬,并不全是章虎所讲的故意显摆。除去向上海方面传导某种必要的信息外,俊逸也是有意做给岳母马老夫人看的。抵家之后,鲁俊逸未如老夫人所期望的那样立即上门拜谒,而是在歇足精神、吃饱午饭之后,方才兴师动众地赶往马家。

鲁家离马家不过隔着两条小街,绕圈子也只里把地。然而,即使这点距离,鲁俊逸仍是极尽招摇。八个仆役抬着两只食箩、两只礼箱走在前面,两顶八抬大轿跟在身后,齐伯甩着空袖子走在最前面,再度引发无数喧哗。

马家宅院位于牛湾镇东北角,马老夫人的公公在道光年间中举,虽未进士及第,但在这牛湾镇,却也算是仅次于老伍家的书香门第,加之祖传良田数顷,日子过得相当殷实,算得上是方圆有名的大户。单从高门大院的气势上,就可看出昔日的显赫。

一行人马在马家的高大门楼前驻足,众轿夫落下大轿。马家早已准备妥当,门前扫得干干净净,仅有的两个仆役一左一右,哈腰迎在门外。俊逸父女迈出轿子,快步走进院门。

院子虽然陈旧,但里里外外打扫一新,充满喜气,就如过年一般。正堂台阶上,马老夫人一身新衣,一脸病容,拄着一根龙头拐杖,在丫环搀扶下,颤巍巍地迎在堂门口。

俊逸急前一步,扶住她:“妈妈,您……哪能出来哩?”老夫人笑笑:“就晃这几步,不打

紧的。”

碧瑶挽住她的另一只胳膊:“外婆,你这脸色蜡黄蜡黄,是哪儿不适宜了?”老夫人指向心窝:“就这儿。”“是心口疼?”老夫人笑道:“不是疼,是相思病。”碧瑶惊愕了:“外婆,你年纪一大把了,这……还相思啥人?”“相思瑶瑶呀。瑶瑶你一去几年不回家,还不把外婆想煞了?”“外婆,瑶瑶也想你哩。瑶瑶这不是回来看你了吗!”

俊逸晓得这话是讲给他听的,一脸愧色,扶她走进中堂,挽她坐在椅上,退后几步,屈膝跪下,重重叩地:“是俊逸不孝,请妈妈治罪!”

“俊逸呀,”老夫人冲他摆摆手,“起来吧。一看到你父女俩,妈妈这病就好大半了。”俊逸哽咽道:“妈妈——”“你这次回来,是不是看一眼就走?”“俊逸是专为妈妈回来的,何时走留,谨听妈妈吩咐。”“这才像个话哩。”老夫人朝里屋叫道,“阿秀,快出来,你阿哥和瑶瑶到家了嘴。”

一个二十来岁的清秀少妇从里屋转出,羞答答地倚在角门处,眼角斜睨俊逸。一望到她,俊逸的心就咚咚狂跳,眼珠子直直地盯她身上。

老夫人看一会儿阿秀,又看一会儿俊逸,这才收回目光,拉过碧瑶:“碧瑶,来,让外婆好好看看你。”碧瑶早已瞧出端倪,俏脸一沉,两眼直盯俊逸:“阿爸,看你丢魂哩,该给外婆献大礼喽。”

“是哩,是哩。”鲁俊逸这也回过神来,朝门外叫道,“齐伯,上大礼!”齐伯应一声,喝叫仆役将礼物抬进正堂,依序摆好,再与众人退至院中。

看到如此之多的礼物,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,责怪道:“俊逸呀,你买许多东西做啥?这得花掉多少洋细哪!”

“为妈妈尽孝,多少洋细也值。”俊逸边说边动手,揭开食箩顶盖,逐层取出一只只礼品盒,逐个介绍,“妈妈你看,这一盒是长白山老参,说是长有几十年了。这一盒是天山雪莲,说是长在山顶的雪地里,那雪即使夏天也不化。还有这大包,乱蓬蓬的七八样,是我托人到杭州胡庆馀堂特为妈妈选配的,专门泡茶喝,要是天天喝,就能长命百岁哩。”

第一商会

寒川子

